

# 惊鸿一瞥:央视首席财经主播陈伟鸿自述(2)

陈伟鸿



## 一档叫做“对话”的栏目邀请我去试镜

复赛结束回到厦门,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一个电话。中央电视台一档叫做“对话”的栏目,邀请我去试镜。《对话》是什么?忙于主持大赛的我并不知道,200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,原央视《新闻调查》记者王利芬也在为一个新栏目的成立而奋斗。王利芬曾在一篇名为“有形的与无形的”的文章中回顾,决定创办《对话》栏目最关键的几分钟,是在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办公室里。看过王利芬节目的赵台长给予了她充分的信任,创办《对话》的恳求还没阐述完就得到了首肯。1999年,财富年会首次在中国上海举行。许多世界500强的掌门人莅临上海。当时经济频道抓住这一契机,制作了系列节目《财富对话》,也成为后来《对话》节目的雏形。在脱

口秀栏目成风的2000年,《对话》诞生没多久,就被《新周刊》誉为“中国电视界最大的惊艳”。人们形容这档节目的嘉宾前脚走出中南海,后脚跨入演播室。请重要人物,谈重要话题的定位迅速吸引了大量原来远离电视的精英阶层,“曲高和寡”的创新打破了电视节目档次向下走收视率才高的“金科玉律”。

带着好奇,我开始关注这档新栏目的相关资讯,首期节目就请来了互联网先生、思科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·钱伯斯,世界级的财经名流更是纷纷亮相:“石油王子”BP集团首席执行官布朗爵士、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贝瑞特博士、世界首富孙正义等等;柳传志、潘石屹、张艺谋等本土大人物也相继隆重登场。初期没有固定的主持人,王利芬就直接担当。

当我出现在央视的东门,等待《对话》的召唤,才发现这档高端栏目搜罗的试镜者也相当高端,几乎涵盖了本次主持大赛各个小组的第一名。我和沈冰、撒贝宁等拿着《对话》工作人员开好的条子,第一次踏入CCTV的心脏,走进了央视大楼。600平方米演播大厅里一片忙碌景象,现场观众人数众多。那期对话嘉宾是少年作家韩寒。我和其他试镜者坐在观众席的后面,对话现场很热闹,但并未全部吸引我,我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。她,才是我今天的对话者。

三小时的节目录制结束,我在试镜现场终于见到了她,《对话》制片人王利芬。她把试镜现场还原成当天节目录制的样子,让栏目组其他人扮演节目嘉宾,她自己则扮演

韩寒。“你是主持人,开始提问吧。”王利芬将考试题目马抛了过来。

我却完全没有入戏。一群假角色,打算抛给我一堆杜撰的答案,我还要在这个虚构的基础之上做出假设式的回应。“一个聚焦财经领域的节目,您作为制片人,为什么要请少年作家韩寒来做节目?”我直问王利芬。

瞬间我没有多想,直奔那个“真”而去。她显然愣了那么一下,但很快转换角色,开始以真实的身份,回答我的问题。后来王利芬告诉我,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,成为她选择我的重要原因。“你是真的在对话。”她说,在这个以人为本的舞台上,对话,是所有智慧、思想的输出管道。

试镜结束刚飞回厦门,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节目组的短信:“请回电话。”电话那头,时任《对话》的主编陈红兵对我说,节目组一致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,新的一期节目马上就要录制,需要我三天以后再回北京。一个不容反驳的邀请,搭建起我的双城生活。“每次赶到北京,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梅地亚的办公室开策划会,从白天到深夜,昏天黑地。习惯了厦门规律生活的我,却要在“夜夜总开会”的栏目组磨炼熬夜的功力,经常是从晚上11点钟就开始昏昏沉沉,然后被云山雾罩的烟味呛醒,呷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,继续和策划以及编导们红着眼睛打磨文案。一个个策划案提出,推翻,再从开头来,反复数遍而未果。《对话》栏目组有一个很长的玻璃条桌,王利芬坐在长桌的一头,仿若永动机一样,甄选着每一个策划提供的创意,毫不留情,干净利落。大策划石述思每次都胆战心惊

地说“要不我再抛一块砖”,很不幸,又被桌尽头的“王”否了。由此他享有了“砖厂厂长”的花名。

初来乍到的我觉得饱受折磨:做一个节目需要这么费劲吗?在厦门,我和两三个人讨论过思路以后,节目基本上就定了,质量把控更多是依靠个人的判断力。可是这里不同,标准的制度比人为的判断更重要,流程严格、分工细致,每一个人都力求专业,节目制作不再是我一个人在认真,而是所有人都在认真,毫不吝啬地认真。“唯一不变的是变化”是《对话》团队的核心口号,栏目所有人员都是团队的一分子,每一分子的工作都是构成节目链条中的一环,环环相扣,无缝对接是整个栏目的操作心态。“不要在自己的工作未完成时帮助别人,干好自己的事情,然后前提及其他。”这是王利芬对团队成员的告诫。正是仰仗这样的细分精神,《对话》的专业度有了最大限度的保障。

专业化的舞台,聚焦的是更加复合型的强人。王利芬曾坦言,她对《对话》情有独钟,正是因为这档栏目关注的是人,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,在前沿阵地拼杀的那些兴衰沉浮、浴血奋战、焦虑惶恐、创新求异的中国人,即使节目所选取的采访对象是国外经济巨子,出发点也永远是为了那些浴血奋战着的中国人。面对这样一群历经风云变幻的弄潮儿,要怎样对话才能洞见他们的内心?虽然自己有多年的主持经验,但更多的是活跃于综艺节目。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堪称王者,与他们并肩对话,除了细致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考,凭借什么可以引导自己通向他们的专业领域?陌生

的未知横亘在面前,我是否依旧可以沉得住气?

我的第一个对话者,是“一个著名的失败者”,他的名字,叫史玉柱。做节目之前,我对他的直观认知,来自厦门铺天盖地的脑黄金广告,内容简单直白,却令人印象深刻。然而对于这位中国企业家来说,比脑黄金更加声势浩大的,是他所经历的那一场著名的失败。少年得志,从电脑软件起家,5年的时间位列中国内地富豪榜第8名。1996年自筹资金,决意打造中国第一高楼“巨人大厦”,最后高楼未起,却造成投资者1.5亿元的损失,一夜之间沦为“中国首负”。2000年首次做客《对话》,史玉柱庄严承诺:一定要偿还世纪之债。半年多过去,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“负商”再次亮相,他是否实现了自己的诺言?对他的过往了解得越多,我的压力也越大,对话这样一位引人关注的著名失败者,我究竟需要有多深厚的储备,才不会成为这期节目的失败者?

心怀忐忑的我,与王利芬一起站在楼梯口迎接史玉柱,人一到就被我直接带到楼上。刚一落座,史玉柱比我还忐忑,悄悄问道:“今天你们是不是要来批判我?”我佯装轻松地解释:“不是我们,批判你的人一会儿会先到台上,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你在现场。”于是这个安徽男人“听话”地坐在演播室一个导播指定的位置。在进入演播室的一瞬间,我再次望了一眼那个历经大起大落、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男人,他面对屏幕的背影有些落寞,一个人安静地坐着,等待可以登台的下半场。此时此刻,他是否能够真正沉得住气呢?

## 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

### 26.我们来到百家沟参加救援

21日我们从龙门乡出来,一路上看到很多地方都缺帐篷,当晚我们在雅安找了个宾馆住下,第二天就买了几千块钱的彩条布,载着它们往回走。我们沿着进芦山那条路,一路发彩条布,一路帮人搭帐篷。沿路分发物资的时候,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在去芦山的路上,两边有很多百姓,他们的房子没有垮,但已经算危房了,他们不敢再住下去了,但他们也没有被发到帐篷。因为很多专业的救援物资还堆在路上,没有那么多帐篷送进去,他们就只能住在外面。

所有救援队的注意力当时都集中在震中,就算在路上堵了几十个小时,没办法进到震中地带,也还是在路上等。这样一来,震中地区的人有的都领了一两批的物资,沿路的人却有可能连一次物资都还没有领到。

为了避免这样的疏漏,我们几个人就将车和四辆摩托车组成越野队,让摩托车在前面探路,我们沿路前往各个山上的小村落,小路、岔路都不放过,只要看见有需要的,就把车往里面开,把东西拉进去。有的路实在太窄,车子开不进去,就只能靠走,我走在摩托车的后面,帮忙给扛着很多物资、看不清路的队友们指路。我们的行动比那些大卡车灵活多了。

整个过程中,大家都很照顾我,走了一段路都会叫我休息一下。我不愿意休息,就让他们安排活儿给我做。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些轻便的活儿,比如捡铁丝什么的。虽然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做更多的事,但我没说什么,打算先把这些事做好。

捡铁丝听上去是很简单的活儿,但我一点也没怠慢。我捡的铁丝,每一根都很符合标准。我也不像之前的负责人一样,等到要用的时候才去收集,而是提前把铁丝都找好了,然后再按照长度分成三类。等到需要用的时候,我就会按照要求递给他们。直到这个时候,他们才开始对我刮目相看,觉得我爱动脑筋,就算是小事也完成得一丝不苟。于是他们放了

心,开始给我安排别的工作,比如找胶布啊,竹竿啊,木条啊什么的。后来,他们又发现我很会沟通交流,就让我负责去跟村民打交道。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带,比如铁锤、钳子、剪刀,我们用的全是当地村民的。于是我就要记住那样东西是从哪家哪户拿出来的,最后用完了要全部还回去。他们觉得这种事情女人去做会更细腻,而我也的确做到了。我向他们证明了,我是有用的。

22日,我们来到百家沟参加救援。当时有户人家,房子的三分之二都已经塌掉了。休息的时候,我就坐在那间屋子的废墟上面,队友们提醒我说那里很危险,说不定余震一来,剩下的那部分房子就会砸在你身上。我当时累坏了,说要震就震吧。话刚说完,真的就震了一下。之前在龙门乡,我被余震吓得跳起来两次,大家都笑得不行了,这会儿他们赶紧转过来看我,结果我就坐在那儿,一动不动的,虽然心里很害怕,还是假装淡定地说:“不就是晃两下嘛,早习惯了。”

我妈拿着相机,要把这一幕照下来。拍拍吧,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,让我妈拍了一张,随手就发了一条微博。其实也没什么,就说了又震了,都震习惯了,好累啊!我都不想站起来了,都懒得跑了,爱震就震吧。没想到就是这么无心的一条微博,竟然被疯狂地转发起来。

那天早上开始狂下大雨,我们边工作还边“淋浴”。之前我们披着雨衣干活,后来把塑料袋捆在头上遮挡,再后来干脆就什么都不穿了,就让它淋吧,反正都湿了,懒得弄了。所有的人鞋子全被泡涨了,踩穿都能听到水声。上午还好,到了下午,泡过水的鞋子基本上就一动不动了,大家走得很辛苦,很多人都累得完全不想动了。我的鞋子虽然也被泡涨了,但毕竟是假鞋,没什么感觉。所以下午和傍晚的工作,我就成了主力。我主要负责跟人交涉,跑来跑去,挨家挨户去问他们还需要什么东西。

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吃饭,大家把鞋脱下来,脚上都已经开始长水泡了。倩倩的鞋子已经没法再穿,当场就扔掉了。只有我还是活蹦乱跳的,精力非常旺盛,他们说像我打了鸡血一样。

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,雨还在下个不停,我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。我们的队伍,要散了。

### 20.投江

一池碧波荡漾的湖水。沿岸翠绿色的棕榈树枝丫上,挂满了数不清的蝴蝶,五色缤纷……它们一只接一只,首尾相衔,浩浩荡荡地挂在空中,那么瑰丽那么奇诡,好像天火烧断了彩虹,掉到这湖边了。忽然,彩虹隐去,蝴蝶轰然散开,蹲在湖边洗衣服的玉哨猛然感觉到了异样。她抬头一望,见对面的丛林里有人在探头探脑,仔细辨认,啊——是艾蛟!这魔头终于来了!

玉哨立刻跑回茅屋,换上一套白白白裙,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放蛊家什,又回到湖边。她迅速在湖岸上插了几截甘蔗,每截甘蔗的旁边又点上一支香,然后便展开双臂旋转舞蹈起来,边舞边念起了咒语。顿时,四周刮起一阵旋风,镜般的湖面上,如煮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,上面吐出丝丝缕缕的雾气。雾越来越大,越来越浓,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,向林莽,向正在从湖岸上走来的艾蛟笼罩过去。眼见得那魔头像没头苍蝇似的在迷雾中乱转,忽然,一条碗口粗的黑色蟒蛇,从雾中跃起高昂凶恶的脑袋,呼呼地向他游去,吓得艾蛟抱头就逃;可是他跑到东,那蛇追到东;他跑到西,那蛇又追到西;艾蛟左冲右突,却怎么也无法摆脱蛇的追踪。终于一脚踏空,“扑通”一声掉到了湖里。

正在旋转的玉哨,一扬手——像是飞出了一支红红的攀枝花,在空中划出一道红色的弧线。刹那间,数不尽的蝴蝶同时飞扬,振翅向那道弧线扑去,蝶翼扇动抖落的粉屑,竟白茫茫地盖住了幽蓝的湖面。水里的人晕了,不顾一切地朝岸边游去。玉哨的旋舞突然停住。她从竹篮里拿出一片剪成长条的芭蕉叶,放在嘴边吹了吹,然后撮起纤细的手指一弹,那芭蕉叶便通了灵似的沿湖岸滑去。当艾蛟游到湖边攀着一枝老榕树的气根正要爬上岸来时,芭蕉叶原地旋了几旋,又变作一条巨蟒,冲着他丝丝吐信。艾蛟吓得一松手,掉头钻进水中,慌慌张张地向另一侧岸边游去。这时,玉哨又如法炮制,巨蟒又在另一侧岸边出现了。如此往返几次,艾蛟终于力竭,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水,眼见得这魔头要沉下水去

活不成了……

就在这时,毒瘾难熬的刘强来到玉哨身边,苦苦哀求:“玉哨,行行好,给我一点钱吧,我、我实在受不了啦——”他只顾围着妻子转,把玉哨插在岸边的三支香踩灭了,几根甘蔗也被踢断;于是,笼罩湖面和四周的迷雾便渐渐散开……艾蛟乘机爬上岸,狼狽地逃走了。玉哨气得连骂他的力气都没有了,对瘫倒在地上的刘强说:“你给我去死吧!”说完,就赌气去了麻风村。三天以后,玉哨回到茅屋,刘强不在;又去老家的小店和卖红梅糕的铺子找,也没有;但她只好到处打听,才有人告诉她,刘强跳到寨子南边的摩洪江里自尽了。

其实,刘强是被人推到摩洪江里的。这里是摩洪江的上游,水位落差极大,水流湍急。所幸掉下去后他本能地抱住了一棵随急流前进的树,顺水漂流了一阵,被冲到了河湾处的一处沙滩上,人也昏死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,他感到自己正在地狱里,被小鬼用钢叉把他叉在油锅里煎煮,浑身似有万千虫蚁在咬噬。他求生不能,求死不得,痛苦难耐。就在这时,他听见了一声声急切的呼救:“刘,刘!你醒一醒啊!”

洋腔洋调,但听起来很熟悉,努力掀开眼皮,是“泰阳牧师”。刘强想起来了,几个月以前的一日,他正背着篓篓沿摩洪江的峡谷采药,迎面遇见了一个肩背红十字药箱的外国老头,他竟能轻松地用汉语与自己交谈。在明白了刘强的境遇后,老人劝他相信上帝。刘强却说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天堂!老人说罢,拍拍他的肩说,那么,让我们来让人间的罪恶减少一些。人间的罪恶少了,离你向往的天堂不就近了吗?于是就给他讲了这个地区毒品泛滥的状况,问他是否愿意为肃毒做些事情?他马上就答应了,并且积极地帮助牧师做了一些工作。然而,肃毒者自己却吸了毒,这一切,让他对牧师又如何说!他一句话也说不出,浑身抽搐,口吐白沫:“求求你,牧师,推我一把,把我推……推到江里,让我去死!”

“刘,不可以!”泰阳牧师已经看出了端倪,“我不会让你死,但是我会让你感觉舒服一些。”说着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,然后出钱雇了辆马车,把他拉回了自己的教堂。

## 魂之歌

竹林

